

印度政治家事略

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印度政治家事略

中華民國三年

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

印度政治家事略上編目錄

印度佛教大帝紀

阿恕迦……………一至二十四頁

蒙古朝開國始祖記

巴卑爾……………二十五至四十六頁

阿格巴帝及蒙古帝國崛起記……………四十七至六十八頁

昔格司人崛起記

蘭奇德星……………六十九至九十五頁

印度佛教大帝紀

阿恕迦 紀元前二百年佛書稱曰阿育王

據亨德君之記載。古馬其頓王亞歷山德侵略印度時。嘗軍於本齋營中。多印度驍將。咸有據地自王之志。有強特拉格達者。恆河流域發來之流犯也。時亦投効營中。謀誘皮阿斯河兩岸之希臘人。使之叛而歸己。攻取東南富饒各省。事覺遁去。既而乘印度不靖之際。率羣盜踞南大朝舊都巴大利普他。謀建王國於麻噶達巴大利普他。即今之拔脫那也。地濱恆河。強特拉格達既得此為根據地。乃以兵力脅服西北諸國之希臘防軍及印度諸王。亞歷山德死後十一年間。其大將塞留哥蠶食馬其頓屬地。迄於敘利亞國境。強特拉格達亦於是時稱帝於北印度。塞留哥以紀元前三百一十年建國於敘利亞。至二百八十九年。迨紀元前三百一十二年。兩國所拓之地。其邊界已相接觸。不得一定和戰之局。既而塞留哥為維持太平計。以馬其頓所據之坎白爾河流域及本齋

兩地售於強特拉格達。且妻以女。三百〇六年。復遣使於其國云。余又據他書所載。塞留哥與強特拉格達立約。承認爲印度皇帝。所遣公使。爲希臘著名史家墨迦史的尼。著有印度志。記載詳盡。文筆生動。讀者無不歎賞。亨德云。墨迦史的尼之奉使印度也。見其國不畜奴僕。婦女重貞節。男子尙勇敢。心竊異之。嘗言印度人之孔武有力。爲亞洲民族之冠。不鍵戶。亦不畏盜也。且言必以信。從無謊語。勤於耕作。精於工藝。不中酒。不好訟。受治於土酋命令之下。頗有熙熙皞皞之象焉。

墨迦史的尼以後。希臘人之遊印度者。罕有聞人。直至最近時代。而有格拉奴斯出焉。頃者奧斯福特在倫敦西北開宗教大會。爵紳勤那多斯演說。講格拉奴斯遺事云。格氏生於一七六〇年。爲著名之婆羅門教大信徒。早歲卽以文才自顯。年十四。盡通雅典之學。復遊於百脫摩斯。畢業焉。旋赴君士但丁。爲希臘國文教員。一七八六年。赴印度之加爾各搭。遂於其地通知英吉利波斯二國文。

及印度梵文土語。任加爾各搭教授六年。退居皮那利斯。服婆羅門教士之服。一八三三年卒。譯有印度哲學書若干卷。按格氏於各種哲學。無不研究。惟遇有疑難時。輒倚婆羅門教說以解決之。蓋婆羅門教。於各教哲理之長處。固無所不備也。余嘗遊某處。見有阿恕迦帝之紀功柱。又有一建築物。中置燃燈。云係昔時鄰近鄉民所造。以紀念歐洲人之皈依婆羅門教者。是信奉婆羅門教之歐人。又不獨格拉奴斯矣。

繼強特拉格達之位者。爲其子平度薩拉。阿恕迦者。平度薩拉之子也。其卽位大抵在紀元前二百七十二年。惟加冕之期。則在二百六十九年。故後世遂以是爲阿恕迦帝卽位之年云。帝踐祚時。國境之廣袤。東西皆達於海。除南方半島外。奄有今印度全境。其外兼有阿富汗。卡希米爾。尼半爾諸地。卽位之九年。復攻取東境沿海之地。北自麥哈那提河。南至伯利喀脫。其地名喀林加。帝初年政績。時遠代湮。無紀載可考。其所表見之武功。似不過此一端。自是厥後。偃

武修文。專意內治。其所以然之故。大約得力於佛教。時帝屢從高僧。聽講佛經。僧長於說法。帝聞而悅之。由是遂皈依佛教。據博士拉大衛言。佛教初起時。其所行各地之人民。於占卜星相等事。仍取決於婆羅門教師。若倫理學。宗教學。哲學。則輒就游方之傳教僧而聽講焉。其人不娶妻。惟不事苦修。與希臘古時講學家。頗多相似之處。彼等無正式之集會。亦無一定宗旨之演說。踪跡所至。必往謁其地之名人通儒。或有以學問相質證者。則與之上下其議論。顧此等傳教之僧。人數甚夥。所過之地。自酋長以至人民。往往競相供給。爲之備膳宿。與講堂焉。帝所從聽受佛教者。卽此等游方僧無疑。蓋自博聞佛氏慈悲主義。始恍然於戰爭之有損無益。旋以此意下詔國中。并泐諸石。詔中痛言好大喜功之害。深悔前此尙武之非。下詔曰「真勝績。一意謂惟能克除私欲。保全生靈。使方寸中常有和平愉快之致。斯真莫大之勝績耳。是卽儒家所謂仁者無敵之意也。帝自二百六十一年戰勝喀林加後。未幾卽奉佛教。爲不出家之信。

徒。自號曰毗耶大西。卽仁愛之義云。

世所傳帝皈依佛教之故事。雖非信史。而研究心理學者恆樂觀之。蓋當時撰著者之意匠經營。與後世傳誦者之信爲事實。其心理之若何。皆可見也。此種記載。出於印度錫蘭者爲多。據云「帝本暴虐。人稱爲惡阿恕迦。及奉教後。人稱爲善阿恕迦。」顧古語有之。人未有忽焉而變爲極惡者。則亦未有忽焉而成爲至聖者。故以理論之。帝之所以悟道。必其天性本自好善。而彼中僧徒。乃故神其說。以見其君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美。此亦褒揚其君之意。無足怪者。按錫蘭所記。謂帝嘗弑兄而篡其位。其寡嫂產一男。生有異徵。年七歲。卽受職爲僧。帝見其氣度不凡。心竊異之。一日遣使召之至。覲見之際。舉止無失禮。帝曰。『爾試自言能勝何事者。』吾卽以畀汝。』此子遂行向御座前。意非此座無可以位置之也。帝卽躬自抱置寶座上。並賜以御膳。詢以佛教之道。此子答曰。『誠懇爲永生之本。淡漠爲致死之機。』帝大爲感動。賞賚之甚厚。翌日。此子

偕僧徒三十二人還。帝遂棄其世傳之婆羅門教而從佛教云。

至印度本國之紀載。則云帝嘗因諸大臣拂其意。大怒。手刃大臣五百人。御園中有樹名阿恕迦。帝所愛也。宮人輕侮帝。折其樹枝。帝命取五百宮人。繞樹焚殺之。羣臣諫帝。謂不宜躬親刑戮之事。宜特簡一人爲行刑大臣。帝從之。乃舉耆黎耆黎者。兇惡嗜殺。嘗手弑其父母者也。勸帝建一監獄。外觀甚美。使人不知而誤入之。卽備受種種暗無天日之酷刑。與佛教中雕繪之地獄慘狀無異。帝又下令。凡入此獄者。非死不得出。一日有一比丘名拔拉攀提達者。誤入獄門。爲獄吏所拘。許以展限七日。而後就刑。至時投諸污穢之釜中。下燃大火。不意此比丘者。安坐蓮華上。火不傷。獄吏大驚。馳白帝。帝臨視。知有異。比丘復爲帝盛說佛法。帝聞而悟。行從正教。旋命毀其獄。燒殺獄吏於釜中。帝初奉教時。並不山。

第十一年。夫。

而忽披剃爲僧。此誠古今之異聞。而不免於啟後

信仰而已。其入佛門而爲僧也。始於在位之

世之疑。以爲容非實事。然阿恕迦泐石之詔書。固煌然在也。觀其所云。中有以未出家之信徒與既出家之僧正相比較者。是不得謂非文字之信而有徵者矣。考緬甸錫蘭之俗。往往有暫時出家爲僧而仍復還俗者。則帝之棄萬乘而入空門。亦何足異。當其出家修行時。大抵命羣臣代理其國政耳。抑此外尙有一證焉。中國唐時有釋義淨者。距帝時代一千年。嘗遊印度。據其記載。各處所塑帝像。皆衣特別之僧服。并刻有帝所著之偈言云。『爾手所能及。盡力以爲之。』蓋卽指佛教而言。帝自奉教後。熱心宣布佛法。嘗曰。『吾之所努力者。其目的果何在乎。無非欲普渡衆生。使現時得享安樂。他日得上天堂而已。』觀此數語。亦其熱心佛教之一證也。自菩提創興佛教。至帝入教時代。已歷三百年。然尙未能廣佈於印度。僅流行於發生之地。如尼半爾皮那、利斯及聖城。佛語

之祖地創教

以北各處。自帝皈依而後。以佛教爲國教。竭力推廣。於是米沙阿、孟買、瑪拉搭國、喜瑪拉耶山、卡希米爾、緬甸以及印度南之獨立國錫蘭。無不有佛

教之輸入。其後愈推愈廣。遂由一民族之宗教。進而爲世界之宗教。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。實帝一人之力耳。

帝治國以慈悲爲本。號曰慈悲律。時簡大員巡行各屬。考察其政治之優劣。嘗曰。余之所以爲此者。蓋欲使慈悲主義。不特廣行於屬境以內。且普及於邊徼。上未盡歸化之民也。又其詔書有云。『爾等宜去惡從善。庶免滅亡。』亦爲告誡邊民而發。所簡之員。除攷察政治而外。尤須注意於貧老者之狀況。不獨爲普通人民謀幸福而已。當臨軒策遣時。誥諭之語。一本其詔書之旨。此類詔書甚夥。人所稱爲仁人之言者也。其言曰。『人君視民如子。民之事君。當如子之事親。務爲孝順。以得親心。凡人宜克己而清心。感恩而守信。以暴戾忿嫉爲大戒。日省其身。而行之以誠。一切衆生。皆神聖。不可侵犯。宜加敬愛。信教之道。莫要於順親。幼敬其老。弟敬其師。對於宗族親戚。及比丘苦羅門教徒等。宜恭而有禮。對於異方之人。宜加意優待。各教殊途而同歸。均以克己清心爲宗旨。』

服膺慈悲主義者。不宜謗毀他教。『此外又有訓誡官吏之辭。大致以有恆懲惰。爲居官行政之本。並力戒嫉妬暴躁諸病。論者謂帝此言。不啻爲己之心理寫照。帝於治國之道。非專以理論見長。尤能本身作則。詞訟之事。往往立予斷決。人民有所陳訴。無不卽時延見。嘗宣示於衆。如有冤抑。隨時隨地。皆可上聞。帝旣以躬行道德。爲人民倡。於是民德爲之一變。嘗曰。『凡吾所爲。吾民亦旣則而倣之矣。然則吾之所訓示於民者。其必次第見諸實行。而此後之民德。方興未艾。可斷言也。』史家亦以爲帝之感化其民。由能以身作則。及各部大臣同心一德之故。帝教民以鑿井。令境內多植樹木。俾人獸皆可得蔭。喝食果之利。通衢大道之旁。則爲之建憩息之所。取水之處。以便行人。又精研種植藥草之法。使廣行於國中。推及境外獨立各國。凡此諸端。皆以善心播爲善政。而仁人之稱。所由來也。

觀帝前後所著諭言。其立教大旨。在實行極端之仁愛。爲衆生造福。對於人畜。

宜一視同仁。顧其諺言中。但云孝行及一切懿德。足以造現在將來之福。而絕不推論其所以然。以證明其理。與神學性理學家言迥異。又勉人以自救其靈魂。後之言佛學者宗之。奉爲彼教要旨。又以人之一生。以前所種之因。卽爲今日之果。今日所種之因。卽爲後來之果。故帝之垂訓。其諄諄焉注意於後世也。視與今世無異。嘗曰「余今者所戮力。無一不爲後來計。冀普救衆生。使得免於罪孽耳。夫人無論貴賤。非能犧牲私利。努力行善。而欲免於罪孽。難矣。然欲求能犧牲私利。努力行善之人。殊不易得。而貴者爲尤甚。此余之所以不敢不勉也。」

帝豁達大度。於異教能兼容並包。惟當時印度境內。所流行者惟印度教。尙不知有回教基督教波斯教也。故帝之所謂兼容異教。不過就印度教所分之宗派言之耳。惟有一種教說。奉教者皆自以爲地上之神。則深爲帝所不善。教員拉大衛云。「帝在位前約三百年間。其時佛教初興之地。婆羅門教徒。於社會

上宗教上之勢力。尙未如今日之盛。其勢力之盛。始於彼教經文及紀事詩出現之後。『然以余考之。當帝阿恕迦時。婆羅門教徒。似已極有勢力。據所傳聞。當時婆羅門教員。甚傲慢。帝設法抑制之。深自得意云。

戒殺放生。爲佛教第一主義。帝諭言中嘗自述其戒殺之歷史。先是帝卽位後八年間。每日必殺生無數以供御膳。自第九年至第十三年。其數大減。自第十四年始。遂不復殺生。是卽慈悲律宣布而佛教會成立之年也。帝本酷喜行獵。自是以後。此事亦遂戒絕。而專以朝山進香爲務。轍跡所經。惟孜孜於布施傳教而已。帝祖強特拉格達亦好游獵。希獵史家墨迦史的尼嘗紀其事云。強特拉格達出獵時。有宮女多人。圍繞而行。爲女衛隊。此外隨以執鎗之武士。其經行之路。以繩爲之標識。人民不論男女。有闖入繩內者。處死。前導鳴金伐鼓。至獵場。中有平臺。王登其上而發矢焉。二三宮女。侍立其側。有時或隨地行獵。則王乘象。諸宮女或乘輅。或乘馬。亦有乘象者。手執各種軍器。如赴戰情狀云。帝

行獵時。猶沿用此儀制。又帝於斬首之刑。始終仍而不改。在位之二十七年。嘗定律。凡應斬首之犯。許展限三日。使得處置後事。仁慈如帝。而獨不能革此酷刑。亦異事也。

至帝家庭之歷史。相傳帝有子甚衆。而別其等差。或爲后之子。

按此殆指后前所生之子。

或爲帝之子。惟帝之諸子。有位至督撫者。據古紀所載。帝一子名達摩。惟華特哈那美。目流盼。帝之妃某。年少無行。悅之。思與之通。達摩守正不從。妃大恚恨。以有寵於帝。乘間進言。出之遠方。以爲本齋之得。义尸羅巡撫。臨行時。帝語以此後所發諭旨。當以有齒印者爲信。越數月。妃僞爲帝手詔。乘帝熟睡。復得其齒印。命達摩左右僚屬。挾達摩雙目。并其婦逐之山中。使之自斃。諸僚屬得詔。疑駭交集。猶豫未決。達摩謂之曰。父命吾死。安敢不從。是有齒印。其爲真詔無疑。乃命一無賴子。挾其目。遂偕其婦。行乞爲生。旋至都城。一日。達摩方吹簫求食。爲帝所聞。召之至。則其子也。詢其何以至此。達摩具以告。帝挈之至大聖瞿

沙處瞿沙者。居摩訶菩提寺。帝求其施法力。使達摩之目復明。瞿沙乃開大會。召大衆聽講慈悲律。人各持一皿。爲受淚之具。至日來者雲集。聞瞿沙說法。莫不感動。下淚盈皿。瞿沙集諸皿。傾其淚於金瓶中。乃宣於衆曰。『頃余所說。爲佛教中甚深微妙之道。設有錯誤而不足信也。則已。若其可信。則以所受之淚。洗此人之目。可使瞽者復明。』達摩如其言。洗已。目果復明如前。帝於是燒殺其妃。凡與其事者均處以相當之刑罰云。

帝之推行佛教於錫蘭。上既言之矣。而據錫蘭古紀所載。則其事實成於帝子摩哂陀及其女僧伽密脫拉。摩哂陀擅口才。長於說法。錫蘭王感其言。首奉佛教。臣民相繼入教者約四百人。於是王妃公主等亦求入教。摩哂陀言男教門無收納婦女爲僧之權。非請其妹來不可。錫蘭王遣使請於帝。帝遂令僧伽密脫拉攜菩提樹枝以往云。教員奧爾騰伯言。『余意此段古紀。乃錫蘭僧徒欲點綴其國建設佛教之歷史。故以其事歸之於著名之人物耳。』考印度古紀。

與錫蘭所記略同。惟謂摩哂陀爲帝之異母弟。初時放誕不羈。又甚兇悍。國人受其陵虐者。訴於帝。帝召摩哂陀而謂之曰。『吾今罰汝。則拂祖宗之意。聽汝則滋百姓之怨。若之何。』摩哂陀自言願受罰。請以七日爲期。帝許之。摩哂陀遂自投獄中。然左右猶供以美食。第一日之夕。守者高聲唱言。一日已過。僅餘六日矣。歷六日咸如之。及六日既盡。摩哂陀懺悔之功。業已圓滿。道行已成。忽焉若有神助。躡身虛空。帝往視之。知其已得道。許其還邸。摩哂陀言。吾已厭棄塵世。願出家修行。帝乃命神爲造石宮。顧摩哂陀既得飛昇之術。遂乘空至於錫蘭。以佛教勸化其人民焉。按今印度之板脫那城。有地名摩哂陀麻哈爾。城中有蒙古朝巡撫署。相傳卽古石宮遺址。至今尙存。據是以觀。則印度古紀之說。較之錫蘭古紀。更爲信而有徵已。

錫蘭古紀。又謂當帝之世。崇信異端者日多。佛門教規。廢止不行者七年。僧徒往往違令。不願遵行教規。帝相臣某。以令出不從。嘗於大會時。戮在座教徒數